大金國志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祖文烈皇帝一 ◄

大金國志
卷四 太宗文烈皇帝二

► 太宗文烈皇帝三

天會四年春，斡离不克宋相、濬二州。先是，内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，鐵騎奄至，倉卒奔潰。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，燒斷橋纜，陷没凡數千人，金人因不得濟。方平既潰，何灌軍亦望風奔散。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，金人遂取小舟以濟，凡五日騎兵絶，步兵猶未渡也。

初，金人至邯鄲，遣郭.藥師為前驅，付以千騎、藥師求益，復以千騎與之。藥師疾馳三百里，質明遂至濬州。癸酉，斡离不圍宋京師。先是，藥師嘗打毬于牟駝岡，知天駟監有馬二萬，芻豆山積，至是導斡离不使奄而取之。斡离不曰：「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，我豈得渡哉？」尋攻通天、景陽門，甚急，宋李綱督將士拒之。又攻陳橋、封邱、衛州門，綱登城督戰，殺數千人乃退。何灌出戰，敗績，死之。未幾，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，宋師稍振，游騎不敢旁出。

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，許割河東、河北三鎮，康王構質軍前。斡离不憚之，更請肅王樞代之，遣康王還。

初，命望之為使，高世則副之。後遣同知李梲為使，而改望之等為副。以金一萬兩賜斡离不，斡离不盛兵南向坐，梲、望之北面再拜，膝行而前，恐怖喪膽，失其所言。良久，遣王汭譯云：「京城破在頃刻，所以斂兵者，徙以上故，所以存趙氏宗社，恩莫大也。今識和，需犒師之物，金五萬兩，銀五千萬兩，牛馬萬頭，表段百萬匹； 須尊其主為伯父；歸燕雲之人在漢者；割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之地；且欲親王宰相為質，乃退師。」

出事目一紙付梲達宋朝。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，張邦昌副之。時肅王、康王居京師，康王毅然請行。在金營幾月，斡离不憚之，不肯留，更請肅王樞代之。李綱力爭，以為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，犒師金帛太多，當量與之。三鎮不可割。至于遣使，即宰相當往，親王不當往。綱獨留三鎮，詔不遣。

遣王汭、素頡頏入使宋朝，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。

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、秦鳳路兵至。未幾，熙河經略姚古，秦鳳經略种師中，及折彥質、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，號二十萬，京師人心少安。种師道曰：「女真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人境，而能善其歸乎？」

先是李鄴使于斡离不軍求和，斡离不以兵攻京師不克，乃遣王汭偕來。鄴盛談金强我弱，以濟和議：人如虎，馬如龍，上山如猿，下水如獺，其勢如太山，中國如累卵。大臣皆有懼意，李邦彥等專主和，范宗尹俯伏流涕，乞割三鎮以安社稷。惟李綱言擊之便，欽宗不從，乃用邦彥計。

二月，姚平仲夜劫營，金人覺而敗之。

宋倚种師道以說國，而种氏、姚氏素為山西巨室，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，乃欲夜叩金營，生擒斡离不，奉康王以歸。平仲謀泄，金人先事設備，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，為所敗而還。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，于是宰相、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為金人所殲，欽宗大驚，有詔不得進兵，廢行營，罷李綱，以谢金人。

圍宋京城，凡三十三日，既得三鎮，詔書及肅王至，不俟金幣數足，退師。

斡离不師退，抵中山、河間，兵民固守，不肯下，即以矢石擊之而退。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，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，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，今莫若扼關津，絕糧道，且禁其抄掠。吾堅壁勿戰，俟其疲乏，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，復三鎮，縱其歸，半渡而後擊之，此必勝之計也。並不從。

三月，宋詔三鎮堅守，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，至太原，克平陽，始議棄守三鎮。粘罕克隆德府。先是太原堅守，攻之不克。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，粘罕遂留兵攻太原，分兵而南。既逾南北關，仰而歎曰： 「關險如此，而使我過之，南朝可謂無人矣。」遂至

隆德，城中素無備，二日而破，守臣張確死之。

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氏追斡离不之師。及至邢、趙間，相去二十餘里，金人懼，其行甚速。至是，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，執政懼，密啟欽宗，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。綱力爭于宋欽宗，得旨復遣，而諸將還已數程。夜再進，猶及金人于滹沱河，然將士朝諭二三，悉解體，不復邀擊，第遥護之而已。

粘罕之圍太原也，悉破諸縣，為「鎖城法」以困太原。「鎖城法」者，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，分人防守。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，阨南北關，累出兵，互有勝負，而不能解太原之圍。未幾，金人迎古，遇于盤陀，宋師皆潰。

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，翊没于陣。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交城。

翊，河東名將也，守朔有聲，金人亦憚之。粘罕既侵太原，反據雁門。翊自朔不得而入，遂由寧化、岢嵐、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，營于城下，粘罕憚之。翊之離朔也，旬餘之間，朔以無守，已降于金，而翊麾下多朔人，至是，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，于是軍畔。翊方戰，為畔徒害之。

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，自府州涉大河，由岢嵐、憲州將出天門關，以援太原，為敵據關，不克，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。至于交城，遇粘罕之衆，大戰移時，折可求新至，勞逸有間，故敗績。

蓋金人初攻太原，翊與可求隨而援之，可謂勤矣。然雖有援太原之心，而無援太原之術，何哉？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，翊在朔州，由馬邑、懷仁東去雲中，無數舍之遠；可求在府州，由武、朔東去雲中，路近于交城。皆是徒坦途，更無關阻。若翊與可求會府州武、朔之師，并力以擣雲中，時粘罕之徒，骨肉財寶盡在雲中，敵必倉皇歸救根本，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。孫臏走大梁而救韓，皆此道也。粘罕失意，則斡离不亦喪氣矣。由是歎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。

國兵克宋朔州，夏人亦應粘罕之約，遂由金肅、河清軍渡河，取宋天德、雲內、河東八館及武州。于是武州為西夏所陷。

夏，斡离不自東京歸至燕山，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。

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，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。設置官屬：都元帥，左右副元帥，左右監軍，左右都監，凡七人。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，弟骨盧你移賚宁極烈粘罕為左副元帥，子斡离不為右副元帥，弟撻懶為左監軍，兀室為右監軍，闍目為左都監，耶律余覩為右都監。

初，二帥征南，但稱都統府。是夏，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，始改為元帥府。

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、雲内、河東八館、武州，于是絕好。惟金肅、河淸二軍在大河西，不能取之。

斡离不奪郭藥師「常勝帑」器甲、鞍馬，散歸遼東、遼西。

時京城未破，兩河未失，燕雲人心未安，戰爭勝負未保，而藥師反覆之徒，存之或為後患，故遽奪器甲、鞍馬而散之，此金人之所以得志也。

粘罕、兀室、余覩自太原，斡离不、撻懶、闍目自燕山， 會于山後避暑議事，及秋而還。
.
時三大帥避暑，而宋朝援兵四合，不能解太原之圍，失計甚矣。女真萬户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，師中死之。

金人圍太原，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，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門，一旦去太原一舍遠，敵衆驚惶，謂自天而下。師中所失者，既不能乘其不意，攻其無備以破之，則當急趨太原，薄城而壘，與張孝純、王禀之軍以為表裏，則敵必不敢越太原，重兵往拒汾潞，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，太原之圍必解矣。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，回趍榆次就糧，宜乎為敵人所襲，以至敗也。

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，之太原。

秋，粘罕、兀室、余覩自草地歸至太原，斡离不、撻懶、闍目自草地歸至燕山。

九月，粘罕破太原。始粘罕攻太原，久不下，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，號元帥行府。已而歸雲中，留銀朱大王攻城。至是，粘罕自雲中復至，乘勝急攻。丙寅，城破，金師盡殺

勝捷軍，帥臣张孝純被禽，繼又釋而用之。副總管王禀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，轉連韓總以下，死者三十六人。圍城凡二百六十日，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，固守不下。至是始破，宋下哀痛詔，命兩河互相救援。

王禀係宣撫司統制。自童貫棄太原入覲，留禀守太原。太原守禦，禀功居多。及至城破，禀引疲乏之兵，欲出西門，無何，西門插板索斷，不能出，軍已入城。倉皇之間，士卒勸禀降，禀嘆曰：「城破，士無鬬志，又且門阻，天亡禀也，禀豈惜死，違天命而負朝廷哉！」遂赴汾水死。後粘罕得其屍，令孝純驗之。既實，粘罕向屍大罵，率諸將執兵同踐之，而暴于野。

宋遣使吳革至軍前。

革以閤門舍人充使，見粘罕，庭叅不拜，責其貪利敗約，氣勁詞直，金人相顧動色愧服。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，授書以歸，備得其情狀，報宣撫折彦質請于朝， 急備河南。及對，欽宗問割地事，革曰 ：「金人有吞箭之誓，渝盟必矣，乞措置邊地，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，不復議和。」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，委同諸帥臣講武備，仍置四道總管府。

冬十月，斡离不破真定府，帥臣李邈、鈐轄劉翊死之。 先是，斡离不以三鎮未得，遂越中山攻真定。邈措置乖謬，翊率衆晝夜搏城上。金人初攻北壁，翊力拒之。至是，偽攻東城，還薄北城。黎明，鼓衆憑堞而上，城破，邈被禽，翊猶率衆巷戰，知不免，縊而死。

真定之破也，邈已抗節，故斡离不執歸燕山。後國相劉彦宗逼邈出仕，邈不從，復逼邈剃頭頂髮，邈亦不從，彦宗逼之，遂削髮為僧，終不從彼之俗，又且示以不仕。彦宗憾之，聞于粘罕，粘罕命殺之。邈談笑赴市，至死不屈。邈之忠義，于斯著矣。

先是，宋真定帥劉翰守禦備具，人侍以安。總管王淵、鈐轄李質，訓諫士卒數千人，皆可用。是時，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，朝廷以太原危急，恐東軼征河朔，命翰為宣撫副使，領兵五萬，守遼州以據其險。翰又辟淵、質自隨，乃以李邈代守真定。邈新至，拙于應變，人心未附，金人卒至圍城，不旬日而破。

劉彦宗勸斡离不試真定儒士，取七十二人，授以勅命。

斡离不、粘罕以書遣使宋朝，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，交兄割三鎮。

書略曰：「乃者差蕭仲恭、趙倫等賫書報復，回日輒受間諜之語，陰傳構結之文。今差楊大吉、王汭為問罪使，請速令皇叔越王、皇弟鄆王，并太宰一員，同詣行府，賫書陳謝過咎。仍據元割三鎮，即行誡諭，並令開門以待撫定。

先是，斡离不軍既還，粘罕尚留隆德，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上之。粘罕既聞斡离不獲金帛不貲， 而已無所得，于是遣使求賂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，大臣有輕敵意，猥曰：「吾兵盛如此，當與金抗，且彼既領肅王過河，吾盍留其使，與之相當。」是館其使，逾月不遣。有都管趙倫者，燕人，狡獪，懼不得歸，乃詐以情，告伴使邢倞曰：「金國有余覩者，領契丹精銳甚衆，貳于金人，願歸大國，可結之以圖粘罕、斡离不。」倞遂以聞，宋大臣信之，即以詔書授倫，納衣領中，仍賜倫等絹各千疋，白金千兩。倫至粘罕所，首以其書獻之。粘罕大怒，以倫書奏聞其主，其主報云：「深入攻討，委元帥從長措置。」粘罕復提兵南下。

又，麟府折可求來獻言：夏國之北，有大遼，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，稱金人不道，與南朝奸臣結約，毀我宗廟。今聞南朝天子遜位，嗣君明聖，如能合擊金人，立我宗社，則當修好如初。吴敏以為然，乃奏上，令致書梁王。由河東入麟府，為粘罕遊兵所得，故金人以為辭。金使之來也，禮貌甚倨，持其書于欽宗前，曰：「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，又安忍欲復立契丹之後？」欽宗曰：「此乃奸人所為也。」金使請必割鎮，要金帛、車輅、儀物，及加其主徽號。欽宗乃卑辭，深明其非朝廷之罪，更命王時雍特館之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，總增歲幣，并祖宗内府珍玩，悉歸二帥，且厚犒河東之師，金使頗頷其説，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。

粘罕克汾、澤等州。

初，粘罕既克太原，乃縱兵汾、晉之間，攻下縣鎮寨壘十數。汾雖糧乏兵疲，獨不降。並力攻，逾月又克之，知州張克戩死，于難者八人。乃東攻太原之壽陽，壽陽城小，而百姓死守，凡三受攻，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。欲據井陘，其始攻也，喪士三千。復與斡离不合兵攻平定，斡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，亦喪萬人，拔之。

粘罕、斡離不會議平定軍，再征宋京城。

時二帥會議，再征宋闕。兀室曰：「今河東已得太原， 河北已得真定，二者乃兩河領袖也。乘此之勢，可先取兩河，俟兩河既定，徐取東京未晚。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， 倘有不利，則兩河非我所有。兼太子向到東京，不能取 之。」斡离不未有語。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，謂諸將曰：「東京，國之根本，我謂不得東京，兩河雖得而莫守。苟得東京，兩河不取自下。向東京能得者，以我不在彼也。今若我行，得之必矣。」又舒右手，作取物之狀，曰：「我今若取東京，如運臂取物，得之矣。」斡离不忻然稱博，諸將不敢沮之，南征之計遂決。于是二帥分歸本路，約會于東京，是歲百雉失守，適應其言，諸將愈伏其能也。

粘罕留銀朱守太原，斡离不留韶合，韓慶和守真定，各率其衆南征。斡离不侵慶源府，都統王淵遣将韓世忠拒扼。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，斡离不知有備，乃由恩州王榆渡趍大名，由李固渡濟河。

十一月，斡离不侵宋京師，屯劉家寺。

京師危急，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，皆以有詔「毋得逼城，有妨和議」，皆粘罕、斡离不以和議之説，而誤攻守之計也。

粘罕克平陽府，又克西京及河陽府。

粘罕自澤潞至河陽，宋宣撫副使折彦質领兵十二萬，與之夾河，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黄河，時亦至河上。金 人曰：「南兵亦衆，與之戰，勝負未可知，不若加以虚聲。」遂取戰鼓，擊之達旦，宋師潰故。京西提刑許高，河北提刑許亢，各提兵防路口，亦望風而潰。金兵悉渡自河東，澤潞官吏多棄城走。西道都總管王襄，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，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。

閏十一月，克鄭州，克懷州，守臣霍安國、林淵、張彭年、趙七訐、張諶、于潛、沈敦、張行中，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。粘罕圍宋京師，屯青城。

金師已抵城，而國事危矣。惟何桌欲率都民巷戰，聞者爭奮。金人由此歛兵不下，惟以割地、賚金幣、議和為説。

丙辰，宋京師破。

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，凡四十日，是日午時破。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，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，皆棄不收，金師得之以為用。張叔夜提兵入衛，凡三萬人，轉戰而前。勤王之師無一至者。貸糧之請，會盟之説，粘罕不過假「和」之一字以誤之，而攻城日急矣。

先是，有卒郭京者，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，可以生擒粘罕、斡离不。何桌、孫傅與內侍輩尤尊信，傾心待之。又有劉孝竭等，各募衆，或稱「六丁力士」，或稱「北斗神兵」，或稱「天官大將」，大率效京，有識者危之。

是日，大啟宣化門出，去敵不百步，時天明，京盡令守禦人下城，獨與张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。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。俄頃，金兵分四路，鼓譟而進，前軍殲焉，後者悉墜河。城門急閉，京白叔夜云：「須自下作法。」因下城引餘兵南遁，國兵登城者纔數人，衆矜披靡，城遂破。王宗濋引殿班下城，急呼救駕，四壁大潰，國兵因而上城，京師里巷强梁，乘此作亂。

粘罕遣使入城，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。城中子女、玉帛、寶玩、車服、器用、圖書、百物，括索公私，上下俱空。

辛酉，宋欽宗往青城，二宿而返。

宋何桌、陳過庭，與粘罕、斡离不相見，粘罕應答琅然，斡离不唯唯而已。初，何桌率都民欲巷戰，聞者爭奮， 由是斂兵不下，乃偽唱和議，人心稍安。時，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，粘罕、斡离不令若水、何桌來議事。若水人見欽宗曰：「粘罕止欲得兩河地，別無他事。」乃遣桌為請命便。粘罕曰：「自古有南即有北，不可相無也。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。」桌拜回言：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。」上曰：「朕當自往耳。」金人自攻太原以來，即以講和割地為言，宋之君臣往往惑于和議，而戰守不固也。

十二月癸亥，欽宗往青城，與粘罕議和。索金一千萬錠、银二千萬鋌，縑帛如銀之數。自御馬而下，在京共七千匹，皆歸于我。

宋朝大括金銀，户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，而監察御史胡舜陟、胡唐老、姚舜明、王俁副之。